

大眾文藝

關於相聲寫作

老舍 崔嵬 吳菲 等著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

目 錄

關於『對對聯』

- (一) 吳、菲等(一)
- (二) 傅述宏(四)
- (三) 馬海嶺(五)
- 『關於『對對聯』』讀後 章 明(二)
- 談談相聲 宋 謀 瑒(一七)
- 從『對對聯』談到對相聲的認識 崔 嵬(二四)
- 關於相聲寫作 老 舍(三)
- 關於『對對聯』創作的檢討 關 興 華(三六)
- 編者話 長江日報文藝組(三九)

附
錄

對聯

關興華、華永正(四)

關於『對對聯』

編者按：本刊第五十期發表的一篇春節文娛材料『對對聯』，有幾位讀者來稿批評。現在將這幾篇稿都刊登出來，供大家參考。這些意見，編者覺得都是切實有益的，而馬海轍同志提的更是比較透徹的。（註）

元月二十八日長江日報『文藝』上，我們讀到關興華、華永正兩位同志所寫的春節文娛材料『對對聯』，覺得有些意見。現在寫出來，希望大家商討一下：

在抗美援朝運動期間，作者利用通俗形式暴露美帝國主義的醜態，作為春節文娛材料，這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正確的。這篇作品裏的『乙』在美國寫了許多對

聯，第一副是『我投機、我發財、我享福、我命好、我活着死樂』，『你老實、你受窮、你挨餓、你倒霉、你死了活該』，橫批是『人人平等』。究竟『我』是誰，『你』又是誰，作者沒清楚交代，只是說：『這是美國的貧富不均情形』。雖然想得出這是美國資本家在說話，但是不能充分解釋這種『不均』并不是由於『我命好』，『你老實』，而是由於階級的剝削。作者接着寫了，『美國舞廳掌櫃的把我拉到跳舞廳去！進門就把啤酒往上端，要我給他寫副對子做廣告』，於是『提筆就寫』。後來，『好萊塢電影製片廠的經理要我寫副對子做宣傳』，也寫了。『征兵局裏要我寫副對子宣傳』，也寫了。這都是在『口服心不服』的情況下寫的。這樣一些經過會說明什麼呢？我們認為，今天中國人民在國際上享有高度的榮譽，是不會這樣下作地在美國流氓中間寫來寫去的。

另外，因為寫了諷刺的對子，美國高級官『把我綁起來，送到聯邦調查局暗殺我』，『沒殺着。我心眼快，我說我寫對子，古今中外都出名，你殺

了我不緊，全世界人都反對你！」這樣「美國聯邦調查局害怕了，」後來又「拉到屋子裏要電死我，」『我把拳頭一捏，說：「鼻瘤子打歪。」』「他一聽我說蘇聯話，就有點害怕啦！中蘇友好同盟，他不敢烏馬虎把我弄死……。」在這些玩笑式的對白裏，我們看不出偉大的中國人民的英雄形象，只看出一個這樣的人：他舉手，一副對子幾百萬，說一句蘇聯話，講一句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美國大流氓就會害怕。這樣根本不會使人感到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以及認識到敵人的可鄙的。

這篇作品首先給人的印象是：『那有這回事？』暴露美帝是完全應該的。但是，只收集一些材料，把它們牽強地湊在一起，而不是從實際下筆，是說服不了別人的，甚至還可能沖淡人民的鬥爭情緒。

吳非 計琨 李慕白 武世杰

夏邦樂 吳新和 趙柯

『對對聯』這篇春節文娛作品用諷刺的筆調來揭露美帝國主義的醜態和罪惡。這種題材是需要的；但這篇作品的思想性，我認爲有毛病。今提出以下幾點意見，希望和大家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爲了加強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我們的一切創作應當正確地描寫我國人民的勤勞而勇敢的品質。但是作者對這一點是認識不足的。作品中這樣寫：當美國法西斯特務機關捉到『乙』（寫對聯人），並對他說：『我們不殺你，你得爲我們服務。』而『乙』表示了『口服心不服』的態度『服務一下照量照量吧！』這是何等不正確、不健康的心理！今天的中國人民是不應該也決不會在敵人面前屈服的。但是，本篇作品裏的『乙』在敵人面前的反抗，就僅僅止於『寫對聯』，這難道是中國人民的英雄形象嗎？這篇作品還會使讀者誤會美國還有一定的『民主』，一定的『言論自由』。否則在一個法西斯統治的國家裏，怎麼能夠容許一個『反宣傳者』

東奔西跑，並三番五次的要他寫對聯呢？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是不妥當的。如作者開頭這樣寫道：『我那次到美國，從華盛頓上火車，坐到紐約，整整三個星期。』這是扯漫天之大謊，失掉內容的真實性了，這樣會給讀者一個錯誤的概念：『美國這樣大！坐火車都要走三個星期。』這種『遊戲』的筆法，在勞動人民中間是會引起不良的影響的。

作者還用所謂『人人平等』、『提高女權』、『科學文明』、『兵源充足』、『精兵百萬』、『民主自由』等成語來諷刺敵人，但收穫是不會大的，因為作品中沒說明美帝國主義的本質和其內部的矛盾，光用諷刺的語氣，可能使聽眾發生『錯覺』而誤會起來。

最後，希望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很好的學習，儘可能地使我們的文藝創作有較高的思想性和教育意義。

傅述宏

三

『對對聯』底體裁是對口相聲，一種相當普遍的民間形式。就這形式本

身說，作者運用得頗爲純熟：觸景生情，就情生義。而且，裏面貫穿着一定的政治內容，揭露出美帝國主義反動統治的黑暗和卑鄙，幫助讀者和觀衆認識了敵人底外強中乾。

然而，我們認爲，春節文娛活動是一種廣泛羣衆性的愛國主義宣傳活動。進一步審查這篇作品底質量，我們將發現裏面還有一些不容忽視的缺點。例如：

△ 一、有些誇張手法是沒有道理的。「我那次到美國，從華盛頓上火車，坐到紐約整整三個星期。」其實，華盛頓和紐約之間決沒有「三個星期」的路程。知道這段距離的讀者和觀衆可能設想到，作者故意這樣說，大概是諷刺美國交通的遲緩罷；不知道的人們，如果按火車一般的速率來推測，將對美國的面積產生錯覺。不管怎樣，這樣寫是不能完成諷刺敵人這個任務的，因爲一發即中的諷刺應該針對着敵人底實在的弱點，而不是信口開河地虛構一些情節。

二、對於中國人民底實際力量和國際身份，對於美帝國主義向國內外和平人民進行瘋狂迫害的真面目，作者沒有充分認識。人物「乙」被一個「美國警察」兼「舞廳掌櫃」、「好萊塢影片廠經理」等人拉去「寫對聯」。且不必強求這一些過場的真實罷，可能這是由於形式本身之基本構成因素底若干限制。糟糕的是，「乙」竟能夠以一個賣對聯的身份，在美國「徵兵局」、「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之音」電台」等特務機關出出進進，絲毫沒有遭受實際的困難和殘害；而「乙」本人竟是「口服心不服」地「照量照量」一番。這裏作者輕率而且錯誤地放過了兩件重要的現實：（一）今天美帝對於華僑的歧視和虐待，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這個情況可以用前不久從美國回來的趙宗堯教授底經歷來證明。那麼，讓「乙」那樣自由自在地在美帝國主義虎口亂噉亂竄，顯然容易妨礙讀者和觀眾對於現實的瞭解。（二）今天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站起來了。我們的伍修權代表在成功湖的勝利，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那麼，讓「乙」在敵人面前施耍出「口服心不服」的阿Q底本

領，是完全不正確，而且有害的。

(三) 一些嚴肅的事物，在這篇作品裏面，被無聊的湊趣給歪曲了：『他一聽我說蘇聯話就有點怕啦！中蘇友好同盟，他不敢馬馬虎虎的把我弄死。』這種說法完全不配解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底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內容。

這些缺點並非屬於所謂『技巧』方面的。這是作者底政治上的缺點，當然嚴重地影響到作品底政治效果，以致有違作者底初衷。應當指出：在利用這一民間形式時，作者不應該爲了遷就趣味化，單純搜集片面的客觀材料，一味製造有害無益的噱頭，以致現實內容完全受到損害，教育作用更無從產生。

相聲是一種爲很多人愛好的民間形式。它和其餘民間形式不同之處，在於它能比較豐富地表現出中國人民生活所特有的幽默氣質。用查斯拉夫斯基在『論小品文』中說過的一句話：『幽默是堅強而樂觀的階級底特色。』不用說，這種『特色』和一般流行在舊社會中間的，沒有思想性的『俏皮

話』、『扯淡』等，完全不能混淆。今天，爲勞動人民文娛活動所寫的相聲作品，正需要充分利用這種『特色』，適當採取這一形式反映生活感情的明快性和活潑性，以交融勞動人民底藝術智慧和諷刺才能，嚴肅地進行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

今天，寫相聲的同志們必須注意：簡單套用或模擬一切民間形式，是決不能夠準確無訛地表達出新的人民底生活內容的。就『相聲』爲例，舊有相聲所追求的東扯西拉，天南地北的油滑作用就完全不能承襲。爲了正確表現中國人民底新的愛國主義品質，鞏固人民對於自己革命事業的自信心，有效地向敵人及一切敵對事物發動鬥爭，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依賴自己政治水平底不斷提高，而不是片面地考究所謂『技巧』、『形式』之類。就『相聲』寫作說，唯有當他具有豐富的思想性時，它才能夠充溢着勝利的幽默感，才能夠可靠地成爲教育人民的工具。

(註)「本刊」指長江日報「文藝」專刊；「編者」指該刊的編者，即長江日報文藝組。下同。

「關於「對對聯」」讀後

章 明

編者按：發表了三篇對「對對聯」的批評之後，我們又接到不同意見。

現在也刊登出來，希望引起討論。

長江日報二月廿一日「文藝」版「關於「對對聯」」三篇短文，有很多地方我是同意的。但有些地方却不然，同意的不提，現在單把不同的意見提出來，就正於作者，並且和大家討論。

第一、關於相聲的「真實性」。

三篇短文有一個突出的共同之點，就是強調相聲的情理上的真實，似乎認為相聲所說的必須真有其事，或者至少可能發生。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對對聯」，如吳菲等同志寫道：「這篇作品首先給人的印象是「那有這回事」」。傅述宏同志說：「這篇作品還會使讀者誤為美國還有一定的民主，

一定的言論自由，否則在一個法西斯的國家內，怎麼容許一個「反宣傳者」東奔西跑，還三番五次要他寫對聯呢？」馬海轍同志雖然說了「且不必強求這些過場的真實吧」，並且認識了「可能這是由於形式本身基本構成因素底若干限制」，但他接着又強求了一下：「糟糕的是，乙竟能夠以一個賣對聯的身份，在「美國徵兵局」「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之音」電台等特務機關進進出出，絲毫沒有遭受到實際的困難和殘害」，其後並舉趙宗堯教授受美帝迫害的經歷來證明其不可能。

假如對相聲竟這樣嚴格而機械地要求真實，則相聲這玩意兒恐怕非滅亡不可。一些說法，我覺得正是拋開了「形式本身之基本構成因素」，而作主觀的片面的要求。相聲這種形式，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文藝作品一樣，應該有它的藝術的真實性，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情理上的真實說起來，它却比其他文藝形式有更大的活動範圍。在這一點上，它和童話、神話、寓言是很相類似的，誰曾在看了格林佛遊記之後說，「那有什麼大人國小人國，不可能

的事？」誰會看了西遊記說，「猴毛那能變人，瞎扯？」誰又會一邊看伊索寓言，一邊否認烏鴉狐狸之會說話？同樣的，誰也不會去聽相聲時強求真有這麼回事，考慮着情理上是否可能。譬如我常聽舊藝人說相聲，一會兒說他是青衣泰斗，一會兒又說他變了蜜蜂（姑不論其內容如何），這種相聲說法並不因為是假的而喪失其藝術的感染力。觀眾明明知道說的是假的，却會在哈哈大笑之餘，領悟其中所含的道理（也不論這道理是否正確）。這種情況正是由於相聲這一形式的本質所產生的，這和看童話、神話和寓言完全一樣，而與看小說，戲劇和詩大有分別。所以上述的三篇短文所說的那些，似乎是不必要的顧慮。

第二、「對對聯」一文是否損害了中國人民的英雄形象？在這一點上，三篇短文也有共同的觀點。如吳菲等同志說：「今天中國人民在國際上享有高度的榮譽，是不會這樣下作地在美國流氓中間寫來寫去的。」傅述宏同志說：「本篇作品裏的乙在敵人面前的反抗，就僅止於「寫對聯」，這難道

是中國人民的英雄形象嗎？」馬海轍同志說：「今天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麼讓乙在敵人面前施耍出「口服心不服」的阿Q本領，是完全不正確的，有害的。」

我認爲既如第一點所說觀衆不會相信這是真的，所以損害我國人民英雄形象問題無從發生。即使退一萬步說，假如『對對聯』所寫的是事實的話（當然不會是事實），那也並不至於污辱了我國人民的英雄形象，也不會有什麼害。假如我們中國人民之一，能夠出入在美國的各種腐臭污穢的機關裏，用對聯來諷刺它，痛罵它，這本身沒有什麼錯，只要考慮他寫的正確不正確。吳菲同志說：「不會在美國流氓之間寫來寫去」，當然不會的，但相聲允許這樣，所以問題在於寫什麼，寫讚頌的還是寫痛罵的？傅述宏同志還說這個「乙」會被美帝認爲是個「反宣傳者」、那末在敵人國度裏，做「反宣傳」工作，啓發被壓迫和被欺騙的美國人民的覺悟，這似乎不是什麼很壞的事。當然我也反對原作那些油腔滑調的湊趣和不妥當的詞句，如「鼻瘤子打歪」、